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新星出版社为我新出一本散文集《上海格调》，这是本作品精选，封面配什么好，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最好不要太具象了，让人一眼看到底。

上海是最难一句话说清的。于是出版社推荐了唐寅九的一幅色彩斑斓的抽象画。寓意上海的时空可作恣意的诠释。

大才子唐寅九，诗人、小说家、画家，驰名港台澳，原名戴定南，生于湖南。2009年投身中央美术学院博导靳之林教授门下。2018年10月在香港举办“面孔——唐寅九绘画作品展”。这是一次震撼两岸的展示，由于太过刺激视觉，鄙人文章太弱，担心承受不起，便选择了他色彩斑斓、纷红骇绿的抽象画。

然而，我还是要谈谈他的“面孔画”。那才是一种一眼看过就难忘的艺术斑斓！所谓面孔，无非是人格的面具，身处红尘十丈，每个人都得戴一个面具，所以荣格说过：“面具是外部世界与自我之间的中介者。”

它的功能犹如一个纸板箱，把你的“自我”扑哧塞入，“咔嚓”一声打包挂墙。

且看寅九兄笔下“暴躁的面具”，青白底色，太阳穴暴绽酱紫色，厚积的油彩勾勒出暴虐的竖纹，令人想到爆发前的屏息；而“忧郁”的面具，则是死鱼般的基本盘，骨刺般的额线，有太多的难言之隐……最令人痛快的是，唐寅九把那些奸邪凶残之脸高高举起示众：一张张或青紫，或藤黄，或歪白，或蓝灰的龌龊嘴脸，夹杂着各种暧昧的过渡色而揉捏成乖戾的五官，眸子深险，眼角阴冷，鼻尖油滑，鼻翼嚣张，法令线傲慢地骑跨于厚唇两侧，既不可一世，又颓颓尖酸，虽然没有特指，却足以令人从商鞅、赵高、董卓、李林甫、蔡京、秦桧、严嵩、魏忠贤、和珅地一路想下来，似与不似，虚虚实实——在唐寅九的面具库里，人的历史，

心的历程，魂的宿命，都被浓缩成一张张斑斓起皱的卡片。“它们”可以矗立在历史中，也可以游走在你的周围。从“相由心生”，到“人脸识别”，外界评论唐寅九画里的“面孔百态”超乎“专业”，无关美丑，却直见性命，直面生死。因为要将灵魂折射到人脸，“他一次又一次在画布前大汗淋漓，更具动作性的绘画方式让他饱满的情感得以狂野的抒发”。

创作时为什么要“大汗淋漓”？他对我解释，当用油画笔或油刀在真实的灵魂与虚假的面具之间寻找“共振的对接”时，那真叫一个累！

“灵肉撕裂。汗，都是被它们逼出来的！”他说。事实上，人类素为灵肉撕咬所累。不相容的人见面，彼此都觉得受刑，这方面，古人似乎比我们幸福些。

比如欣赏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时，很多人对行人手中的“扇子”深感莫名，时值清明，农历三月，开封一带还很料峭，

这十余人持扇何为？原来这就是“便面”。遮面孔的道具。古代的面子工程。其初现于先秦两汉，当时的帝王将相、平民百姓都在尴尬时拿来“方便面孔”。《汉书·张敞传》已出现便面一词，为“时罢朝会，过走马章台街，使御史驱，自以便面拊马”。意思是京兆尹张敞下班后逛妓院，用便面遮挡自己，不被发现。它最早以细竹篾为材质，后来逐渐被布、锦、丝、绢取代，任何状态下，觉有不便，顺手一挡，何其潇洒乃尔！

欣闻寅九兄的作品大展“轰”将于2024年1月24日在香港中环新世界广场二层隆重开幕，谨以此文遥致大展，是否可在展厅高悬巨型“便面”一柄？

如此则世态人情，古今会心。相视一笑，山水不语。📍

身处红尘 十丈，每个人都 都得戴一个面具。